



刊
刊
刊

歲歲重陽，今又重陽

何志平



◀臨近重陽，不少遊客前往河南省焦作市修武縣的雲台山景區登高攬勝。

七日談

（香港篇）

秋光如織，雲影輕移。彷彿昨天暑氣還未散盡，黏糊糊的風裹得人渾身不爽利；今早推窗，卻是一股清氣直透，涼沁沁的摻着一絲鹹濕的氣息與若有若無的花香。天空也高遠得深邃，既無邊無沿、看不到盡頭，又像被清水反覆洗過，藍得那般澹澹疏疏。這才驀地驚覺，重陽是到了。

重陽節的起源，可追溯至遠古時期的自然崇拜與祖先祭祀。《易經》有云「六陰九陽，重陽為吉」，九月九日，日月並陽，兩九相重，故而叫重陽，亦稱重九。九九歸真，一元肇始，古人認為九九重陽是個吉祥的日子，至晚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已經形成，到唐代被正式定為民間節日，此後歷朝歷代沿襲至今。不僅糅雜了祈福求壽、感恩自然、辟邪驅災、尊老敬老等多重文化內涵，更是祈壽節、老人節、登高節、祭祖節、女兒節等。

在這家民俗中，九月九日，陽極至頂，清氣上揚，濁氣下沉，是仙真升天之辰。相傳張道陵天師於這日在巴西赤城渠亭山受太上玉冊，白日升天；媽祖也在此日羽化登仙。人們也靜心、祈福、點燈、敬香、登高、祭祖、飲菊花酒、食重陽糕，或為家人安康，或為內心清寧，向北斗許下美好願望。其實都是修心向上，為生活找準一個錨點，令浮躁心緒沉澱為澄澈覺知，亦即向內安頓、回歸生命本真。

歲歲重陽，今又重陽，曾經以為老去是很遙遠的事。遠得就像山那邊的雲，縹緲而不可觸及，總覺得那層白茫茫的霧氣後面，還隔着漫長的歲月與無盡的青春。突然有一天，毫無徵兆地就那麼一抬眼，或是某個清晨對鏡整理衣衫之時，或是某個傍晚彎腰撿起掉落東西之際，一絲異樣、一絲陌生、一絲恍然，原來已在不知不覺中，被歲月悄然置換，年輕亦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

我們步履匆匆，在煙火人間跋涉，在世事紛擾的紅塵中輾轉，以為來日方長、山河依舊，以為歲月冗長、未來可期，以為身邊人會歲歲如常……直至三年前，我應邀隨一小友做海事考察，在船上不知怎的腳下一滑，失足踩空，左腳驟然一痛，初時還認為最多扭傷，結果去往醫院檢查竟然骨折，方覺時光如梭、流年易逝，突然地覺得我也老了。後來緊接着出席既定的茅山國際道教論壇，我只能坐着輪椅用柺杖在會場笨拙往來，幾天下來形神俱疲。數十年的職業生涯，我「雖知宏圖遠邁，前路漫漫，卻不墜其志、不移其心、不苟其行」，人生踏遍千山萬水，首次覺得累。歲月未曾饒過人，縱然歲月已染鬢邊雪、心若少年志飛揚，但永遠年輕的只有記憶裏的那個自己。

尤其近月，故人離別接踵而來，許多人未及告別便已消失不見。曾經，我們皆是時光長河中的趕路人，背負初心，懷揣熱忱，忙着成長，忙着應對生活瑣碎。回望一生，半生風雨，半生相伴，半生煙火，半生遺憾，那些未完成的夙願、未奔赴的山海、未善待的歲月、未圓滿的相逢，都安安靜靜沉澱成記憶碎片，成為心底一抹淺淺的遺憾。

於是，老友們茶敘閒聊浮生倉促，總會蹦出《康熙王朝》主題曲中那一句滾燙的期許：向天再借五百年。並笑言若可向天再借五百年，定要負着天不負君，重寫流年、重塑奢華，要珍惜遇見、溫柔待人等等。但我想，這五百年的吶喊，本質是對生命有限性的反抗，是對永恒意義的追尋，既包含對生存本能的延續渴望，也暗含對生存價值的終極叩問。它不是對肉體長生的奢望，而是精神對時間壓迫的超越，是對權力與控制的極致化以及文明意志對個體局限的突破。當一個人在整體心智功能達至生命巔峰，資源、經驗及智慧等最為成熟

穩健時，身體機能卻日漸衰退，再活五百年或長生成為執著、浪漫的極致追求。

歷朝歷代，上至皇親貴胄，下到平民百姓，痴迷修仙。秦始皇派人出海尋找仙丹，嘉靖皇帝修道嗑藥，葛洪羅浮煉丹，張三豐鶴鳴悟道；民眾仰望明月，腦補出嫦娥奔月、求取不老仙藥的傳說，渴望掙脫生死輪迴的束縛。長生始終承載着人類對理想社會的想像，若人人可得長生，社會結構、倫理關係乃至文明形態均將徹底重構。在近現代荷里活諸多科幻電影大片裏，星際冬眠、軀體再造、意識永存的設定更是層出不窮，例如雙腿殘疾被改造成半機器人等，以及生物醫學中換血、胚胎幹細胞注射等，全都寄託着人類對抗死亡、延續生命的美好期許。

永生之路是自然規律與人性倫理的終極博弈。就像現下愈來愈飛速發展的具身智能機器人研究及應用，正邁向破硅融合與共生理念。當有一天，人類等有機生物體的碳基肉體消

失，但大腦和思維意識、記憶等藉以AI智能體、機器人等為代表的硅基新型生命體上保留延續，猶如印度教神祇以肉體形式出現時的化身（「阿凡達」）一樣。這意味着未來的技術，可以將人類的意識智力注入遙控的生物身體或機器人當中。若人真的擺脫肉體凡胎，以另外一種方式「活」了下來，實現「永生」，這個人是否還是以前那個人？

歲月無聲，時光不語，時間總會回答所有問題。歲歲年年，重陽九九又久久，我們只需讓這種貫通古今的生命能量，流入自己的血脈，照亮自己的人生。敬老從不是數字、年紀、輩分、貢獻、成就，尊的不只是先賢的往績，是自己的盼望和未來。敬的不只是過去的苦難堅持，更是來路的崎嶇風雨！只有刮骨痛過，舔舐覺醒為何而活，才會活得莊嚴、遼闊、有意義。所以，我謂之重陽，是重生，是重現天地陽間、重獲新生的第二次機會。亦不必真求五百年，敬畏生命、珍惜當下足矣。

徐克獲香港演藝學院榮譽博士

關錦鵬等5傑出人士獲頒榮譽院士

香港演藝學院16日舉行榮譽博士暨榮譽院士頒授典禮，向6位傑出人士頒授榮銜，以表彰他們在藝文界的卓越成就。徐克獲頒授香港演藝學院榮譽博士，關錦鵬、巫雨田（新劍郎）、楊雲濤、余仁華及余潔儀則獲頒授香港演藝學院榮譽院士。林青霞也親身到來見證好友徐克的榮譽時刻。

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吳文釗



▲香港演藝學院昨日頒授榮譽博士及榮譽院士銜予徐克（右三）等六位社會傑出人士。

演藝訓練班的關錦鵬由製作助理做起，1985年首次執導長片《女人心》，之後多部佳作包括《胭脂扣》《人在紐約》《阮玲玉》《紅玫瑰白玫瑰》都為他奠定國際聲譽。一直致力培養新一代人才的他，不時與業內人士共同教授導演和編劇課程，提供自己的影片作為案例研究放映，與年輕一代分享在電影製作、創意決策和導演方面的親身經驗。

新劍郎：矢志推動文化傳承

新劍郎獲戲曲學院院長劉國瑛誦讀讚辭。投身藝壇超過50年的他，是著名粵劇表演家、製作人、劇作家及教育家，長年致力粵劇創作與教育推廣，先後創立「新鳳凰」及「新輝煌」兩大劇團，錄製多首經典金曲及親撰《荷花影美》《碧玉簪》《大唐風雲會》《珍珠旗》《媚香留情》等名劇，為粵劇界留下無數瑰寶。新劍郎矢志推動文化承傳，二十多年來走訪校園推廣藝術教育，積極培養藝壇

新秀，讓傳統藝術得以薪火相傳和持續發展。

另外，舞蹈家楊雲濤由舞蹈學院院長歐鹿、余仁華由舞蹈學院芭蕾舞高級講師劉燕玲誦讀讚辭；藝術行政人員余潔儀則由香港演藝學院校長陳頌瑛誦讀讚辭。

關錦鵬受訪時對獲頒榮譽院士表現謙遜，直言感到「受之有愧」，因他表示一直以來拍電影只是做自己喜歡做的事，並幸運地獲得機會能完成作品。

回顧近半個世紀的電影生涯，關錦鵬深感幸運，在電視台工作時有幸跟隨多位優秀的著名導演學習，到現在輪到他在香港城市大學任教電影課程，教授編劇及導演兩門選修課。他說：「從當年跟隨名導學習，到如今在大學教書，正正是一種電影精神的傳承與延伸，感恩我在七十年代末、八十年代初跟到這班出色導演。我覺得都是薪火相傳，都是一種傳承。」

關錦鵬：擬明年暑假開拍新片

談及未來工作計劃方面，關錦鵬除了教書外，也忙於籌備一部改編自小說，以母女關係為主的新片，計劃利用2027年學校放暑假的3個月時間進行拍攝，目前正處於劇本修訂階段，演員陣容則尚未落實。問到關錦鵬近年常幫助新晉導演做監製，他特別欣賞導演祝紫嫣，以及演員吳慷仁、廖子好、袁澧林等，認為他們的表現亦引人注目。至於關錦鵬目前的

身體狀況，他表示相當良好，雖然手部略有不適，但只是因為做運動所致。他笑道：「我必須保持健康，否則不可以拖住180磅的身體去拍戲。」

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吳文釗



掃碼碼片



▲展廳一隅。

大公報記者郭悅盈攝

M+「神話與怪獸」展現亞洲奇幻美學

【大公報訊】記者郭悅盈報道：「神話與怪獸：亞洲的奇幻異境」展覽即日起在M+博物館西展廳舉行，展出逾400件作品。展覽分四部分，從浮世繪、皮影戲等傳統圖像，延伸至超現實主義、戰後漫畫與動畫，再到當代藝術、設計及數碼創作，梳理19至21世紀亞洲藝術家如何借神話、怪獸和虛構世界，回應戰爭、社會變化及科技發展。展覽展期至明年4月4日，公眾需購票入場。

逾400作品涵蓋浮世繪皮影戲

展覽起點的大幅壁畫《恐懼捕手》（2026），由現居赫爾辛基的香港藝術家陳炯朗創作。M+視覺藝術策展人譚雪凝介紹，陳炯朗受動漫文化影響，也留意到流行公仔多以西方角色為主，較少中國神話人物，於是選擇鍾馗作為創作對象。壁畫以墨畫出各種怪異形象，再以白線勾勒鍾馗；這位中國民間傳說中有「鬼王」之稱的神祇，在作品中成為引導觀眾辨認自身恐懼、學習放下恐懼的守護者。

「神話與怪獸：亞洲的奇幻異境」

展期：即日起至2027年4月4日

地點：M+博物館二樓西展廳



▲「神話與怪獸：亞洲的奇幻異境」展覽正在M+博物館舉行。

M+博物館供圖